



# 天空从哪里开始

——读赵丽宏儿童诗集《天空》 □徐 鲁

诗人都是喜欢站在大地上仰望天空的人,从中国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莫不如是。诗人赵丽宏把他的第一部儿童诗集命名为《天空》,也许不仅仅是因为诗集里有许多首抒写天空、礼赞星星的诗篇,更是在暗喻和“命名”自己所追求的一种儿童诗美学,乃是“天空的美学”:生命像天空一样无限辽远,童心和梦想如飞鸟、气流与风一样灵动和自由,儿童诗的意境、气象和情怀也应该有着天空一样的辽阔,把孩子们自由飞翔的心带向更远的地方。

所以,我十分认同金波先生对赵丽宏的儿童诗做出的判断:“超拔的想象力,非凡的狂欢天性,精致的气韵流畅,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他的这些儿童诗里。”诗集分为“风是一个歌唱家”“老天的年龄”“城市变成了飞船”三辑,共有60首儿童诗,其中大部分篇目都与天空有关。孩子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与天空有关的词与物,比如太阳、月亮、雨水、云彩、夜空、银河、流星、陨石、冰雹、闪电、雪花、风、飞鸟……以及他们的想象力所能到达的天空的景象与边界,在这些诗篇里都有清晰和准确的、有时也是拟人化的呈现。

比如《银河》这首诗,写一个小孩陪奶奶在夏夜的小河边仰望夜空。奶奶告诉孩子说,天上也有一条河,可是小孩怎么也看不见。这时候——  
奶奶说,你静下心来,  
慢慢找,就会看见。  
银河在天边,  
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听不见流水的喧哗,  
看不见浪花飞卷。

我瞪大眼睛寻找,  
终于看见天上的银河,  
那是一条淡淡的光影,  
静静悬挂在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  
是亮在河畔的路灯。  
飞驰的流星,  
是河上的快艇。

小孩仰望着夜空,觉得银河太遥远,  
“就是变成一只萤火虫,大概也飞不到你  
”奶奶又告诉孩子,你看着眼前的小河,  
银河也在那里——

我凝视平静的河面,  
看见水底下荧光闪亮。  
是银河落在水里,  
变成一道水淋淋的光带,  
被快乐的鱼儿牵着,  
在河里流淌……

这首诗写得优美而工整。既是美丽的想象,又是精确的写实。同样是写星空,却比郭沫若早年写的《天上的市街》、叶圣陶笔下的《小小的船》,又多了一些“现代感”。

面对天空这个辽阔、神秘和变幻无穷的空间,一颗颗小小的童心,会发出多少纯真的“天问”:“雨滴是天上的眼泪吗,天空有什么伤心事,要流这么多的泪水?”(《天上的泪水》)夜空中,“星星们动也不动,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可是,为什么又会出现“流星雨”呢?“那是一群亮光闪耀的飞鸟,从遥远的天外飞过来?”还是“一个个燃烧的火球,把黑暗的天空照得晶莹剔透?”要不是“从固定的位置上逃脱的星星,奋不顾身地扑向地球……”(《流星雨》)当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芒,“世界变得那么灰暗,白天一下子又回到了夜晚”,是谁从云缝里伸出一把宝剑?“宝剑劈开了昏暗的天空,整个世界都被它照亮。”(《躲在云里的阳光》)还有,“天上落下无数个冰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冰雹闪烁着光芒,  
给炎热的大地送来冷气,  
也送上天上神奇的谜:  
这些小小的水滴  
怎么会在阳光下变成了冰?  
冰雹的生命实在很短,  
我还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形状,  
它们已经融化成水,  
没留下一点痕迹。

读着这首小诗,我在想,孩子们好奇和追问的仅仅是冰雹的形成之谜吗?诗人通过这样的抒写,是不是在潜移默化地引导和保护着一种“诗与思”的情怀,是不是在培育和滋润着一颗颗敢于质疑、勇于探究真理、追求光明的种子?

法国作家都德曾说过:“小时候的我,简直就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进去。”阅读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经典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时,

我们也会真切感受到诗中那个小孩无穷无尽的和十分奇特的记忆、感觉与想象。诗中的小主人公就是斯蒂文森本人,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长时间被困在寂寞的病床上,目光盯着天花板,他独自在想象中做着各种远航的游戏和玩耍。从白昼的光亮和夜晚的灯影里,从壁炉的火光中,从被子的褶皱里,从天花板的寂静里,这个小孩不断幻想和谛听着。

在赵丽宏的儿童诗里,我也看到了这种只有小孩子才拥有的逻辑、想象、趣味和认知经验,感受到了好的儿童诗应有的一种“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各种声音吹进来、各种色彩照射进来的创作智慧与艺术魅力。

比如,他写了那么多来自天空的景象、光影和声音。写闪电“有时像一棵树,突然展开无数枝杈”“有时像无数条银蛇,在漆黑的空中扭动”;写云彩“在蓝天上奔跑,可是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写风“我看不见风,却听得见它的声音”“有时在树林里……只看见树枝轻轻摇动,阳光正在绿叶里闪烁”。《在天上,在海里》这首诗里,写到一个小孩躺在海滩上,望着白云飞卷的湛蓝的天空,身上好像就有一种“到处开着洞”的感觉:

我听见云朵在天上问:  
你看见了什么?  
我听见小鸟在云边问:  
你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身边的海浪也在问:  
看天的孩子,  
你正在想什么?

童年的诗学和美学,本来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加斯东·巴什拉所谓“梦想的诗学”,以及他津津乐道的“词的星群,喃喃低语的回忆”、“有人在树林深处从鸟巢里掏出红月亮”“我坐在夜的道路上,倾听星星的话语,以及树的言谈”的种种“形象至上”的童年感觉,在赵丽宏的《天空》里,也随处可以感受到。可见,诗人们的心都是敏感和相通的。

诗如其人。赵丽宏是一位获得了国际声誉的优秀的抒情诗人,他的每一首儿童诗,也是情思绵密的“抒情诗”,温润和善良的情怀,澄净和静美的意境,纯正和优雅的汉语韵律……都没有因为是一首“儿童诗”而有所减损或缺失。最好的现代儿童诗,除了真、善、美、爱这些必不



可少的要素,除了能让小读者感受到母语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一种芬芳的“诗意”,也应该让孩子们感受到辽阔无边的生命之美,感受到风声浩荡的天地气象;向孩子们呈现一种对人类、生命和自然的热爱情怀,培养孩子们对万物有灵的广阔认同感,以及对于古典美和现代美的认知与感受能力。《天空》这本儿童诗集,在这些方面显示了清晰的追求。“城市变成了飞船”一辑里的篇什,就充分展示了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万物有灵且美的生命景象。

“瞄准星星,总比瞄准树梢打得更准。”依我的理解,他是在期待和赞美那些能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获得一种升华、飞越和俯瞰的视角与辽阔视野的作家。赵丽宏的儿童诗中,就显示了这样独特的视角和辽阔的视野。

他没有瞄准树梢,而是瞄准了遥远的星星。他用一首首诗告诉孩子们:天空的高度不是从屋顶、树梢开始的,而是从孩子仰望的目光、向往的心灵,从一片云彩飘拂的气流,从一颗流星飞过的光焰开始的。一个孩子的目光、见识与情怀,是要到达屋顶、树梢,还是伸向云层、群星和更远的天空,就看一颗心把他带向哪里去了。《天空》里的诗篇,显然是要把孩子们的“心”带过屋顶和树梢,带向更高的云层、天空和繁星闪烁的银河系。

## 关注

普飞先生离开我们了。从获知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我一直处于不安和哀思之中。普飞是云南作家中的一棵常青树,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突然拿出一部令人惊喜的新作。他个性朴实、耿直、善良、坚韧。

普飞于1934年出生于峨山县万和村,从曾祖父那一代开始,他的家族就以打铁为生。普飞的父亲普学义在祖辈的基础上,把铁匠的身份延伸了一点,不仅能打制铁质农具,还能制造猎枪,甚至可以修理各式手枪和步枪,从而在当地赢得了“枪匠”之称。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小就教育普飞不能只会盘田种地,还要学会扛枪打仗。在普飞7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学习如何填充火药,如何点燃“铁炮”,普飞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点炮和打枪。虽然从祖父到父亲都如此勇敢和能干,但他家世代都是文盲。一直到普飞这一代,才进小学读书。他当时不会说一句话。他对课本上的语句,只记住了读音,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学习下一课时,他又把之前记住的读音全部忘记了。但他终于坚持下来,逐渐爱上了汉语。

普飞的第一篇文章《汽车来了的时候》,写的是他在普洱县雅栗河村遇到的一件真事。新修的公路要从一户农民的包谷地里经过,指挥部的同志对女主人说,当汽车开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女主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坐在地里,流着眼泪,请求民工们不要挖坏了她的土地。那种情景深深撼动了普飞,他如实地记述下来,把它投到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社。就在他苦盼着杂志社能否发表他的文章时,他把祖上传下来打铁和修枪的全部“家当”,拿去废物收购站卖了,得到2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回了《红楼梦》《一千零一夜》《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新华字典》等一大堆好书。这些书籍,让他的每一个日子都变成了文学盛宴,也让他琢磨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些秘密。不久之后,普飞收到了《西南文艺》杂志社的回复,认为他的文章很有教育意义,但写得简单了,需要修改后再寄回去。他立即着手修改,加进了很多真实的情节。杂志社收到他的修改稿之后,认为文章不必写得那么繁杂冗长,干脆就退稿了。普飞没有气馁,紧接着他又根据万和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孟元才入社》,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痛苦”经历。他把这篇小说认认真真誊写出来,寄往昆明,参加全省农村互助合作社和工厂技术革新文艺征文活动。后来这篇小说获奖了,奖金30元。这时,他又写了一篇以筑路为题材的小说《红旗》,投给《红岩》杂志。同时拿出旧稿《汽车来了的时候》进行一番修改,并改标题为《我的舅舅》,投给了刚刚创刊的《边疆文艺》。不久之后,《边疆文艺》发表了这篇小说,汇来30元稿费。接着《红岩》在1956年8月又发表了它的《红旗》,收到稿费118元。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一头牛也不过25元而已。普飞一篇小说的稿费可以买几头牛了。

在万和村,普飞经过峨山县人民医院的培训,又获得了一个身份——乡村医生,每天拿着听诊器,背着小药箱,外出为村民治病。有一次,他听到一位美丽的彝族小媳妇,因为难产折磨了20多个小时,等他赶到产妇家时,只见产妇床下是满满一盆鲜血,而产妇产后床上多情的景象,让他想起了剖牛的恐怖场面。他用听诊器为产妇产测听心脏的跳动,又摸了一下她的脉搏,发现她已经死了。她丈夫深情地走到她的床前,在她苍白的额头上长久地吻了一下。这一吻让他震撼,这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产家的家离县医院并不远,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把产妇送到医院救治。但因为愚昧无知,错过了最佳时机,让两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普飞又做出了人生的一大重大决定,辞去了乡村医生的工作,弃医从文,一边盘田种地,一边专心写作。

普飞的文学创作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应邀到昆明参加文艺座谈会,结识了很多作家朋友。那时候的普飞的确很“土”。在会议期间,他闹出了很多“笑话”,他不知道饭桌上的海带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他把黄花草菜视为稻草,吃过中餐之后就以为吃了晚餐了。在那样的场合,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受到了高度关注。有的人的眼光很好奇,似乎要从他身上探寻到彝族的什么秘密。就在那个时候,普飞已经能总结出他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看不见自己,就会觉得没有题材可写;如果看见自己了,就会想起许多事情,就有题材可写了”。他的代表作《门板》在1958年8月号的《边疆文艺》发表之后,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好评。这件事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普飞一举成名,全国的许多报刊和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分别为普飞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妇女队长》和《重镇峨山街》。从此,普飞像一只山鹰,在中国文坛的天空里飞翔,又像一条神鱼,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游来游去。大量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作家》《小说界》《少年文艺》《文学报》发表。先后出版了《打蒙猴》《猎枪的孩子》《对象》《爱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的火把节》《飘去的云》《蓝宝石少女》《约克的故事》和《笔杆儿童话》等专著。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74岁的时候,写作并出版了现实主义长篇长篇小说力作《红腰带》。84岁的时候,又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灵魂鸟》。

现在看来,普飞应该就是他那一代云南作家中发表作品频率最高的几位作家之一。我们从他的作品里读出了一种浓重的“土”味,它是属于普飞独有的文学风味,是从万和村那个30多户人家的小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说话的嗓音一样,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混淆。他使用的动词和名词,很多直接来源于彝民的口中,直白而笨拙,爽朗而恰切。普飞的作品虽然很“土”,但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扎实,文字朴实,拙中见灵,且充满着诗意和生命的幽默感。这正是普飞的生活底色,更是他生命的本色,他最迷人的一面也就表现在这里。一直以来,文坛界都喜欢从“农民”和“彝族”两个视角,解读普飞的身世及作品。这未免有点简单化和符号化,客观上遮掩了普飞的真实生活及作品的审美价值。其实,普飞的大量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散文小说,还是青壮年时期至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意志和复兴之梦,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自觉行动和毕生的理想追求。

如今,普飞已离我们而去,走上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的一条彩虹路。从今后,峨山街上再无普飞的身影,天堂却多了一位童话老人。

# 彝山的最美彩虹路

——回望普飞的文学人生 □杨 杨

## 阅读一部儿童小说的额外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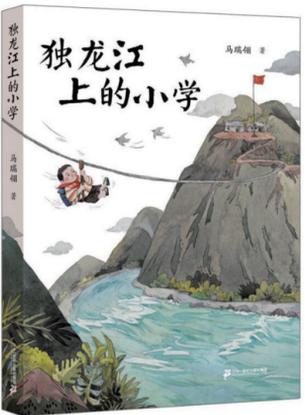
——读马瑞翎《独龙江上的小学》 □纳 杨

在我国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有一条独龙江,江边生活着一群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神秘而古老的成员。其中一支叫独龙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到现在仍在用。独龙族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孩子是否在上?怎么上学?马瑞翎的儿童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跟随独龙族小孩阿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简单来说,这部小说就是一部“阿鼎上学记”,围绕阿鼎上学这条主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学前(或叫准备上学)、去上学和上学以后。小男孩阿鼎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可是上不上学在阿鼎小小的心里没有一点概念,甚至觉得不上学更好,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没上过学,也不认识汉字,连汉语都不太会说。阿鼎的爸爸妈妈一直生活在村寨里,虽然自己没上过学,但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时代不同了,孩子不上学肯定不行。

怎样才能让阿鼎愿意上学呢?爸爸妈妈很了解自己的孩子,用阿鼎感兴趣的事情成功引导他对上学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上学的路又长又难走,要翻山,要过河,要过溜索,但阿鼎不觉得是困难,在爸爸的带领和陪伴下一路走得兴致勃勃。到了学校,一切都那么新鲜,学校、老师、同学,方方面面都跟阿鼎之前的生活完全不同。而开始上学后,阿鼎周围的事物也在变化着,家里不种粮食了改种树,要修桥、建新村寨、建工厂了。爸爸妈妈和村里大人们好像都在变,人们更爱笑了,对明天更加期待。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留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光明未来。但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的,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沉入到故事中的人物心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这里。

因为生活环境的特殊性,独龙族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与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很不相同,即便是到了21世纪20年代,独龙族的生活和思想观念都不那么现代。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独龙族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也能感受到现代意识的冲击下独龙族人的变化。小说一开始从人们生活中一件普通小事——理发入手,在爸爸带阿鼎去找骨科医生理发的过程中,生动地勾勒出独龙族人的生活状态,一下子就带我们带入了独龙族人的生活现场。理发这件事人人都要做的平常小事,在独龙族人这里却不是小事,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产力水平有关,也与他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有关。在他们的生活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理解都遵从于世代相传的民族传统文化。



为了让阿鼎认识到上学的重要性,爸爸带他烧地种玉米,去山里挖山珍到集市上卖,让阿鼎参与到家庭的劳作中,体验村寨以外的人和事,打开他的眼界和心灵,也教阿鼎过溜索、驱赶动物守护庄稼等生存技能。从小就介入家庭劳作,对一般孩子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但在阿鼎这里,我们没有读到一丝苦味,反而处处是乐趣。这是能够与土地自相相处的乐趣,与物质和钱财无关的乐趣,也是孩子不断战胜自己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阿鼎的劳作技能在提升,心智在成长,他克服自己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之心,同时也对身边的一切事物充满好奇之心。

整个学校有24个人,1位老师,1位义务在学校打杂帮忙的老丁松,22名学生。小说塑造了独龙族孩子的多侧面形象。虽然生活环境差不多,但孩子们性格上的差异让他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男孩中阿鼎心思比较深,爱思考;苏丙则爱玩闹,带着一股冒失劲儿;女生念诗黛父母都在城里打工,与奶奶相依为命,胆子最小。他们一开始都不会说汉语,上学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不仅学了汉字、数学等知识,更在心性上有所突破,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这是学校带给孩子们的可以眼见的益处。

小学里唯一的一位老师,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个“全能型”的老师,就像小说里老师自己说的,他头上有很多帽子——校长、副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校医、理发师,幸亏有老丁松,要不然还得当炊事员和事务长。这位老师既会说独龙语又会说汉语,懂独龙族人的心思,既能干农活接水管又懂知识会教书,更重要的是还特别懂孩子、爱孩子。深山里的学校是人们的希望,一个人撑起这样一个小学,真是令人尊敬。

小说之所以能让我们沉浸到独龙族人的生活中,语言起到很大作用。虽然小说的遣词造句是汉字,但文字深处是属于独龙族的思维和情感。作者深谙独龙族人的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的深入生活或是外部观察所能做到的。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书写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所应有的品质。读这部小说,可以让独龙族以外的孩子们体会到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在当下现代思维越来越普及,同时趋向单一性思维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的真正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兼收并蓄,做到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孩子们读一些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是很有意义的。这部书写独龙族孩子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也许超出了一般的阅读儿童小说的收获。

## 首届「长江杯」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颁奖会隆重举行

2020年8月20日上午,首届“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线上颁奖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活动征集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指导,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旨在遴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题儿童文学作品,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益,满足少年儿童儿童的阅读期待。

本次活动自2019年3月正式启动,2019年11月截稿,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共收到投稿340余部。本次活动全程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共进行了三轮评选。初评由长江少儿出版社资深文学编辑、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等共30人组成评审团,由长江少儿出版社总编辑姚磊负责,从参评作品中选出41部作品进入复评。复评工作由董宏献、李利芳、崔昕平、陈香、纳杨、冯臻、徐鲁、叶立文、李纲等9位专家负责,从41部作品中筛选出15部进入终评。终评工作由高洪波、徐德霞、李东华、刘颀、陈晖、马光霞、周晴等7位专家负责,经过严肃认真的阅读和投票,最终评出10部获奖作品,名单如下:

- 一等奖1名:赵菱《我的老师乘诗而来》
  - 二等奖3名:孟宪明《第二十六张古琴》、王倩《梦中的影子戏》、许廷旺《我们是安达》
  - 三等奖6名:方冠晴《红裳》、郝周《石头花》、胡因好《我的爸爸是药王》、刘金星《精灵》、曾惠惠《长腰山,十八锅》、周羽《初中的小迷茫》
- 通过本次颁奖活动,发掘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引导了创作者,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弘扬了立足现实、立足本土,坚守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兀)



机器人工厂 王子何(8岁)  
儿童文学评论 第488期 冰心